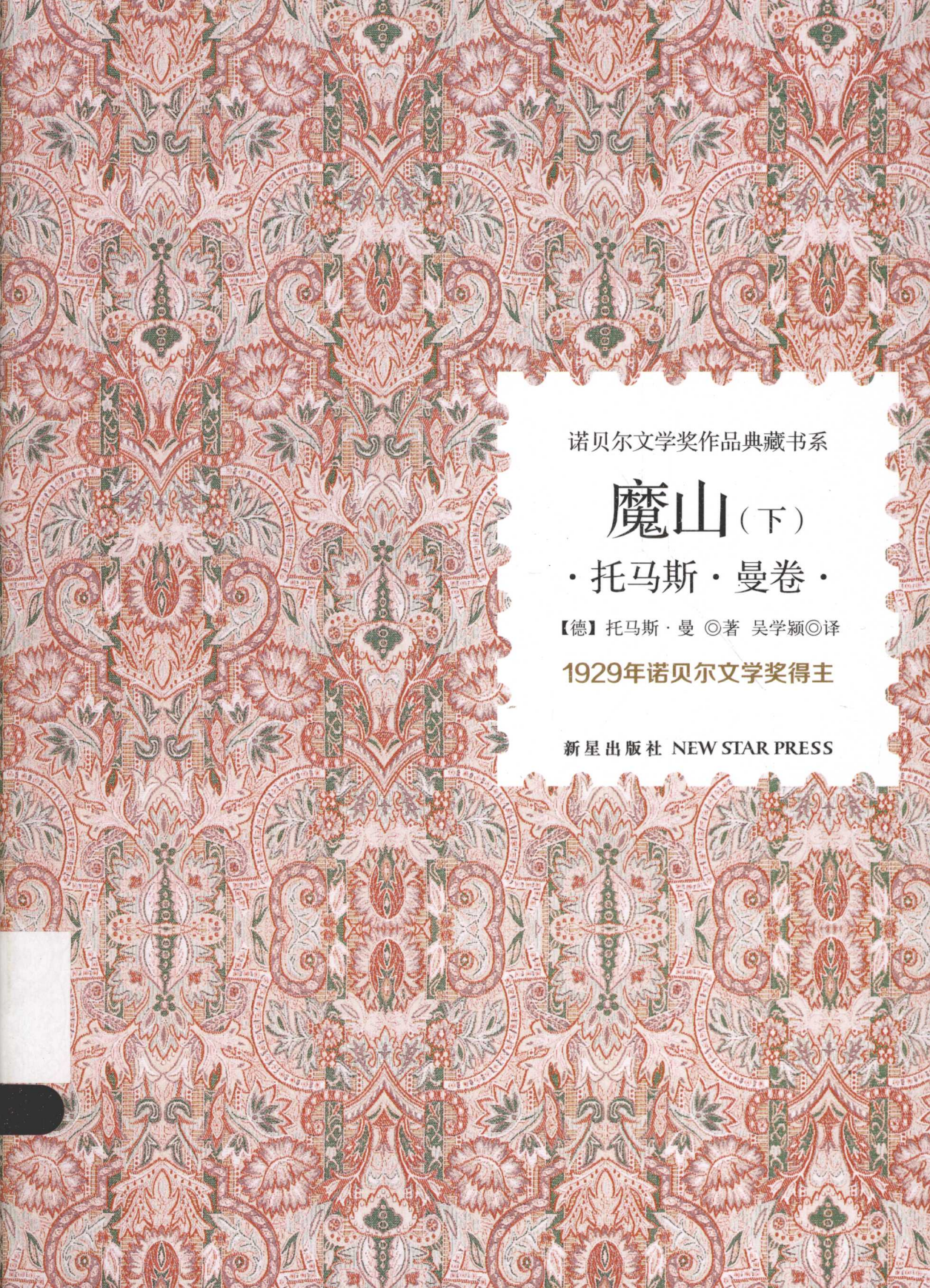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魔山（下）

· 托马斯·曼卷 ·

【德】托马斯·曼 著 吴学颖 译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014039004

I516.45

217

V2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魔山 (下)

• 托马斯·曼卷 •

【德】托马斯·曼 ©著 吴学颖©译



I516.45

217

V2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北航

C1726341

S000804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山 / (德) 曼著; 吴学颖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3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ISBN 978-7-5133-1413-8

I. ①魔… II. ①曼…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2372号

魔山

(德) 托马斯·曼 著 吴学颖 译

责任编辑: 汪 欣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48.25

字 数: 69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一版 2014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413-8

定 价: 72.00元 (全二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到达 / 1

三十四号房间 / 8

第二章

关于洗礼盆和双重性格的祖父 / 17
在蒂恩纳佩尔家以及卡斯托普的

品德 / 26

第三章

神秘的面纱 / 35

早餐 / 38

取笑·旅行用品·欢乐受挫 / 45

魔鬼 / 54

心理的磨炼 / 65

多余的话 / 71

当然，是一个女人！ / 75

阿尔宾先生 / 80

魔鬼提出不光彩的建议 / 83

第四章

必要的采购 / 95

关于时间的附记 / 105

他练习法语 / 109

政治上可疑 / 114

希佩 / 119

分析 / 129

怀疑和揣测 / 135

餐桌上的谈话 / 139

疑虑重重：关于两个祖父和黄昏的

舟游 / 146

温度表 / 167

第五章

一成不变的汤 / 193

顿悟 / 216

自由 / 234

水银之奇想 / 241

百科全书 / 252



目录

Contents

人文学科 / 269

探索 / 287

死亡之舞 / 307

沃普尔吉斯之夜 / 346

第六章

改变 / 371

新来的那个人 / 396

关于上帝之城以及恶魔的释

放 / 418

愤怒以及更糟糕的事 / 447

进攻与击退 / 460

精神磨炼 / 476

雪 / 505

勇敢的战士 / 535

第七章

穿过时间的海洋 / 580

皮佩尔科尔恩先生 / 587

二十一点 / 595

皮佩尔科尔恩先生·续 / 615

皮佩尔科尔恩·续完 / 656

不近人情 / 669

悦耳的小调 / 680

疑云重重 / 698

狂热的激情 / 727

晴天霹雳 / 751



第六章

改变

什么是时间？这是一个秘密，是一种空洞而又威力无穷的东西。它是外部世界非常重要的条件，是与空间内部的物质以及运动结合并融在一起的运动。那么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了吗？没有时间就没有运动吗？我们不禁要这样问。时间是否是空间作用的结果？或者说空间是时间作用的结果？或者它们其实是一种东西？没人知道答案。时间是在运作的，可以说是一种动态，它能产生出某些东西。那么是什么东西呢？是变化！此时不是彼时，此处不同于彼处，因为两者间存在着运动。不过人们量度时间的运动是循环的，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圈子，也可以称之为休息或是静止，因为这种重复在过去是频频发生的，因此彼时也就变成了此时，彼处变成了

此处。此外，由于我们竭尽全力也无法想象出时间或空间的终止点来，我们姑且把这两种东西看成是永恒的和无限的——我们显然希望这样可以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至少也算是解决了。但是，如果永恒和无限的概念一旦成立，那么从逻辑和数学的角度上看，时间和空间上一切有限的概念不就被摧毁荡然无存了吗？在永恒中，事物的连续性有没有可能？在无限中，物体的系列性有没有可能？距离、运动、变化，甚至宇宙间存在的各种事物的概念——这些究竟如何呢？它们是否与永恒和无限的假设相吻合？我们是否有改变？我们不得不再次如此问道，而这些问题也都需要一个答案。

汉斯·卡斯托普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些问题。自第一天上山之后，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就一直困扰着他。而之后呢，或许在他那不怀好意而强烈的欲望得到满足后，又开始肆无忌惮地寻根究底起来。他向自己以及好心的约阿希姆提出过这些问题，也曾在疗养时向空旷的长年累月积着白雪的山谷问过，但是从这些上面却从未收获所谓的答案，甚至于连最起码的答案也算不上。至于他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准确地说他并未知晓答案；而至于约阿希姆呢，或许是因为约阿希姆压根对这些不感兴趣，就像某天晚上汉斯·卡斯托普用法语说的那样，他一心思考的除了到山下去当一名军人之外，别无他事。如今这种想法在他脑里斗争起来，时而隐隐约约，时而近在眼前，嘲笑着他。这种想法一日一日变得愈加强烈起来，他甚至想干脆抛开一切，一走了事，寻得自由。没错，善良、耐心、正直的约阿希姆从来都是秉公守法严守纪律的，而今却生出了反抗之意，甚至还对“加夫基氏表”的权威性提出责难。这是实验室一种检查方法的名称，以此来检测病人受感染的程度。从痰液中可以分析出，病人身上的细菌是寥寥数个独立的杆状菌，还是一整个身体都被细菌侵染，这样就能测出加夫基，所有情况以这一数值为依据。病人检测后的这个数值，能够准确无误地反映出病人康复的概率有多大，因此大家都对此寄以很大的希望，是待几个月，还是几年，或者在此基础上再加或减，是贝伦斯成为“周末作客”那样待六个月，还是所谓的“终身监禁”，但是从字

面上来看，其实根本没什么意义。

约阿希姆竟然强烈地抗议加夫基指数，并且公然地表示对它权威性的质疑。不过还不算十分高调，并未跟权威人士们表示，只是跟自己的表弟以及餐友们抱怨了自己的不满。“我受够了，再也不愿当一个傻瓜了。”他说着，白皙的脸上充着血，“两周之前，我的加夫基指数还只是二，压根算不上什么，康复的可能性也颇高。可是今天做例行检查的时候，请允许我直言，竟然已经升到了九。这下可别谈什么出院了。一个人的情况怎样，只有鬼才知道！上面的沙特察尔普那儿有一位希腊的农夫，是一位代理人把他从阿卡迪亚送到这儿来的，他患的是奔马性结核，简直看不到一丝希望了，随时都可能死去——但是在他的痰液里面竟从未找到哪怕一个细菌。而那位比利时上尉呢，身体里已经全部被细菌侵染，加夫基指数已经到了十，却不日便痊愈出了院，体腔内只有一个极其微小的细菌。去他的加夫基指数！我受够了，我还是回家吧，不然它会杀了我！”大伙儿看到温文尔雅，年纪轻轻而又庄重严肃的约阿希姆竟如此气急败坏，都感到很难受。汉斯·卡斯托普听到表示威胁说打算抛下一切下山的话后，忍不住打算以第三方的角色用法语发表一番看法，但还是忍住了。他没有出声，因为想在表哥面前树立起忍耐的形象，就像斯特尔夫人那样，她曾告诫过约阿希姆不要亵渎神明，而应当逆来顺受，学学她。她，卡洛琳·斯特尔，就是凭着这种信念才得以在山上坚持到现在，而不是回到坎斯塔特的老家去——难道回去以后，她就会变成一个在温柔的丈夫怀里的健康的妻子吗？不，这些话汉斯·卡斯托普没有说出来。狂欢节过后，他就一直对表哥心存愧疚。他的良心告诉他，对于那件他们从未提及的事情，约阿希姆心里肯定已经清楚了，而且把这看作一种背信弃义的事。这事跟一位有着一双棕色眼睛，总是无缘无故笑出声，拿着一块橙子香味的手绢的太太联系在一起，尽管约阿希姆会每日五次地浸染在这种香气下，但并未想入非非，依旧直直地盯着自己的餐盘。确实，甚至在汉斯谈起时间时提出各种问题和思索，约阿希姆也坚持报以沉默，但即便如此，汉斯·卡斯托普只认为他是出于军人的礼仪罢了。不仅如此，当汉斯躺在那把上等的躺

椅上，对着冬日里那白雪皑皑的山谷静静冥想时，山谷也只是一片沉寂。山峰、穹顶、山腰还有棕绿色的山林全都静静地伫立在那儿，人世间的从它们身边缓缓流过，悄无声息，有时候在碧空如洗的苍穹中闪闪发出光亮来，有时又是烟雾弥漫，有时候夕阳临近落山，发出玫瑰色的光，有时候又正当月夜，月光皎洁，如宝石一般，徒增了几许迷幻之色。不过，这六个月以来，山里通常都是覆上了一层白雪，这是不可思议的六个月，虽然它匆匆而过。所有病人都表示自己已经厌倦了再看这雪色，他们对此早已感到厌烦。从夏日开始，他们便已经饱览了白雪，而今还是一块块一堆堆的白雪，铺满了整个山坡，平地上也全是，日日如此，他们实在受不了了，精神为此也已受到了重压。他们戴上了有色的眼镜——绿色，黄色，红色，这么做也许是为了保护眼睛，但实际上是为了心理上得到安慰。

深山幽谷已经在雪地里深陷了六个月吗，不，已经七个月了。故事继续的同时，时间也在飞速消逝，就连过去的那些时间，那些汉斯·卡斯托普与同病相怜的病友一同渡过的时间，也都在飞逝，同时又带来了变化。之前汉斯·卡斯托普在狂欢节时曾口不择言地说出过一些话，这让塞塔布里尼先生大为反感，如今这些话都已经如约般应验了。夏至还未到来，复活节已经在山谷里渡过，四月往前而去，而圣灵降临节已经在望，春天马上就要降临，雪也将很快融化。并非所有的雪都会融掉，就像南边的高地，北边雷提岗山脉，都会有一些残雪，夏季的那好几个月也还会再下，虽然很难形成积雪。岁月流转，总会有一些变化。狂欢节那晚，汉斯·卡斯托普跟肖夏太太借了一支铅笔，过后已经归还给她，在他的要求下，肖夏太太又送了他另外一样东西当作纪念品。汉斯一直把这东西放在口袋里。从那时候起，已经过去六个星期了，这就比汉斯·卡斯托普原先打算在山上逗留的时间多了一倍。

没错，自从那一晚与克拉芙迪亚·肖夏结识之后，如今已经过去了六个星期。自此，汉斯每晚回到房间的时间跟循规蹈矩的约阿希姆来比，就晚了许多。结识那晚后的转天，肖夏太太便动身离开了，她只是暂时离开，到达吉斯坦去，这地方远在高加索山脉的东部。她只是离开一阵子，

当然还会回来，虽然日期还未确定下来，但早晚会回来，而且一定要回来。关于这一点，汉斯·卡斯托普已经直接从她口中得到了准信，那一次倒不是之前用法语交谈时说的，而是过后在他们无言的眼神交谈中知晓的。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暂且不再讲述故事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就让时间自由而纯粹地自然流逝吧。没错，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在回到三十四号病室以前，必然会得到肖夏太太的安慰，因为接下来的那一天，他与肖夏太太未曾交流一句，也几乎压根没见过她。只有两次算是远远的看到了她，第一次是她砰的一声关上玻璃门，轻手轻脚地溜到自己的座位上时。她穿着一件蓝色布裙子，一件白色的毛衫。年轻小伙子的心不由得跳到了嗓子眼儿，要不是恩格尔哈特小姐提醒，他怕是要伸出双手把脸遮起来了。另外一次是下午三点钟，那时她正要动身离开，他只能隔着走廊的玻璃，远远的看着她离开。

她走的时候，正像汉斯·卡斯托普在山上常常看到的那样——一辆雪橇或马车停在门口，赶车人和看门人把箱子捆绑好，友人们都聚在一边，跟即将离开的人道别，也不管那人是否已经痊愈，到平地上后是死是活。友人圈外面还站着一些逃避疗养，好奇的来此观看的病人。有时候管理方那边会有几位穿着白大褂的领导人也会出面，偶尔大夫们自己也会前来。接下来这个小圈子便会向离别的病人频频致意，他们一般都会面带微笑，这时候气氛总要比往日都热闹些。今天要离开的便是肖夏太太了，陪她的是她的同乡布里津先生，他打算陪她走上一段路程。肖夏太太穿了一件长长的蓬松的旅行皮质镶边大衣，戴一顶很大的帽子。她满脸笑容，手臂上挂满了鲜花，似乎因为可以换换环境而显得格外兴奋，就像这里的其他人一样，不管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环境如何，也不管是否已经得到大夫的许可，是否因为灰心绝望而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她双颊绯红，一刻不停地用俄语说着话，膝上披着一条毛毯。人们给她献了不少花束，姨婆还送她一盒俄国的糖果。一大群人站在肖夏太太身边给她送行，有俄国的同胞，还有与她同桌用餐的病友。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也在，他张开嘴温和地微笑着，从胡须中露出一口黄牙。此外，在场的还有那位女教师，来自曼海

姆的那个男人，男人在远处忧伤地偷偷看着她，之后又看到站在门廊玻璃门前的汉斯，汉斯正抬眼往下看着。顾问大夫贝伦斯本人没有过来，可能在这之前已经私下里与肖夏道过别了。马已经备好了，人们向她道别，挥手致意，肖夏太太往后陷在雪橇上的枕垫里，一面带着微笑，眼睛朝着山庄疗养院扫了一眼，之后在汉斯·卡斯托普的脸上停留了片刻。汉斯脸色苍白，急急忙忙地跑到自己的凉廊上去，最后再看一眼那辆叮叮当当朝着达沃斯村驶去的马车。接着他一屁股坐在躺椅上，从衣兜里掏出他的纪念品来。此时此刻，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件珍宝，虽然这不是什么红棕色雕刻品，只是一只薄薄的玻璃板子，在阳光下面可以看到上面的东西。这是克拉芙迪亚的X射线图，虽然没有脸，但她上半身部分的骨骼结构，胸腔的各个器官以及周围惨白的皮肉都模模糊糊的显示出来了。

自那以后，他时常凝望着它，时常将它贴在唇上亲吻。离别之后的生活给他带来了不少变化，就比如他已经习惯了这里没有克拉芙迪亚·肖夏的生活，已经习惯了与她遥遥相隔。无论如何，他的适应程度远比人们想象得要快。山庄疗养院这样的日程安排，不正是为了让人们快速地适应，适应那些从未能适应过的事情吗？他已经不再期待每日五次用餐前的砰砰响声，也许远在他乡的某个地方，克拉芙迪亚正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吧。她兴许就在那个地方这么做，这么做不仅与她的性格相符，而且同她的病体也紧密相关。也许，她的疾病也正是这一点，其他的便没什么了。尽管这个小精灵离开了汉斯的视野，离开了这个地方，在这样一个时刻决意到山下那放着小调的平地上去，但汉斯依旧能感知到一种穿心而过的甜蜜感。如今她的X射线图像正被他捧在怀里，紧紧靠着他那颗对她朝思暮想了数月的心。

那个时候，他那抽搐的嘴唇用母语和外语结结巴巴情不自禁地说出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胡话来，有恳求，有祈祷，有建议，还有的是疯狂的企图。这些东西全都能被否决，而且理所当然会被否决。就比如，他想陪伴这个小精灵穿过高加索，一路跟随着她。不管她想随心所欲地在哪儿逗留，他都想在下一站等候着她，今后再也不会与她分离——他说的尽是此

类轻率而不负责任的胡话。不，我们这位年轻的冒险家身上唯一的東西，就是那份他视如珍宝模糊不清的X射线图像，或许还有那一份可能性，就是肖夏太太还会回到山上来，第四次到疗养院来，是早来还是晚来，都由她的病情决定。不过，无论是早还是晚，就像她在离别时说的那样，对汉斯来说到那时，之前的事都已经“成为过去”了。要是人们做出预言的目的不是为了叫它应验，而是为了不让它实现，就像咒语一般，那么预言的轻蔑性则更叫人难以承受。这种类型的预言对未来是一种嘲笑，它向未来讲述自己是如何形成的，而且这种形成叫它惭愧不已。在我们曾重复讲述过的谈话中，或是在别的地方，那个小精灵曾将汉斯·卡斯托普称作一个“joli bourgeois au petit endroit humide”^①，这种说法就像塞塔布里尼将他称为“生活中需要照料的孩子”一样。假若真是如此，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个由多种因素混合而成的生命里，究竟哪一个特点更强烈一些，是小市民特质还是其他的。也许这个小精灵并未考虑过，汉斯·卡斯托普也曾在这世间到处游走，但到了适合的时候总归会回来的，虽然事实上汉斯从始至终一直在山上坐着，无须回来。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像其他人一样，继续留在这儿。

事实上，狂欢节那一晚，一个颇具嘲讽意味的预言应验了。汉斯·卡斯托普的温度急剧上升。他怀着庄严的心情把它记下来，过后又降了一些，但接着又上升了，而且居高不下，起伏变化很小，比他平常的温度高了不少。汉斯发烧了，热度很高，且顽固不已，根据顾问大夫的说法，肺部某些部分问题很严重。“嗯，年轻人，您比其他入感染得更严重啊。”他说，“我得带您去打打针。我向您保证，这准会有用的。不消三四个月，您就又可以活蹦乱跳了。”于是汉斯·卡斯托普每周两次，周一和周六做完晨间疗养之后，便马上到下面的“实验室”去打针。

打针的是两位大夫，两人工作的时候神情都很淡漠。不过顾问大夫动手的时候，看上去更像一位技术精湛的大师，他刚一把那细小的针头放在

① 其意为长了小湿点的漂亮的小市民。

某个点上，便迅速地扎了进去。不过因为他并不在乎打的是哪个位置，因此扎下去时的疼痛感十分剧烈，而且过后很久这种痛感也一直持续不退。注射过后，对整个机体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神经系统会像肌肉剧烈运动过后那样强烈地做出反应，它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体温升高。顾问大夫事先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过后人们自然会有同样的感觉。每次注射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之后药水便注射入体内，有时在大腿上，有时在胳膊上。不过有一两次，顾问大夫情绪比以往高一些，并未因为没有吸烟而萎靡不振，汉斯·卡斯托普也会陪着他聊天，聊天的内容无非下面这些：

“顾问大夫先生，我现在还记得去年秋天在您那儿喝咖啡以及愉快交谈的场景。说起来恍若发生在昨天，或是一天之前一般，记得还是我和我表哥偶然去的——”

“加夫基指数是七。”顾问大夫说，“这是上次检查的结果。那个小伙子身体里的细菌一直没有消失，可他却比过去更执着地缠着我，让我允许他下山去，在腰上配一把宝剑。真是小孩子气！他这儿没住上几个月，却搞得像是住了千年万载了似的。他执意要离开——不知道是否跟您说过这想法？您应该好好劝劝他。我跟您说，假若他提早下山，用那只虚弱的肺部吸收山下黏湿的空气，您就看着他完蛋吧。他这样的莽夫无须考虑这些事情，可您呢，作为一位守纪律的文人，您就应该跟他讲讲道理，千万别让他毁了自己。”

“我跟他谈过的，顾问大夫先生。”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将话语权夺了过来，“我确实这么做过，每每他发脾气的时候，我时常会规劝他，本以为他理智一些，却不曾想他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他常常没经过您允许，就私自出去送客人离开。不过送别的场景确实非常热闹，好像他们真的可以痊愈出院似的，不过对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来说，这确是一种诱惑。就比如最近吧，谁又下山了？是坐在上等俄国人桌上的一位太太，就是那位叫肖夏的太太。听他们说，她要去的是达吉斯坦。唔，达吉斯坦——那儿气候如何我也不了解，或许总是比水边强些。但不管怎么说，从我们山上人的角度来说，究竟也还是平地。从地理上来讲，或许那地方都是山

林，我在这方面的不是非常清楚。不过一个身体不健康的人怎么能在那儿生活呢，那地方缺乏适合的条件，卫生、疗养以及测体温等各方面的知识，那地方也没人懂。不过无论如何，她曾亲口告诉我，她终究还会回来——也是凑巧跟我提起过这事。我们怎么谈起她来啦？没错，顾问大夫先生，咱们在花园里见面的事我还记忆犹新，仿若就发生在昨天。或者说，您那时遇见了我们，因为我们当时正坐在长椅上，还吸着烟，我今天就可以带您去认认那张椅子。那时候我们俩坐着吸烟，或者说，我吸着烟，因为我表哥并不吸，这挺奇怪的。您也吸烟，当时我们还交换了各自牌子的烟，这事我可还记得呢。您的巴西货吸起来真够味，不过吸您的烟可得小心些，不然就要出点什么事了，就像上次两支烟头接在一起点着一样。那时候您胸口起伏不停，差点手舞足蹈起来，您知道的，不过结果却平安无事，这一点我倒要打趣一下了。最近，我又从来梅订购了两三百支马利亚烟，我对这种很上瘾，它各方面都很对我的胃口。不过邮费和海关方面花了不少，因此总价就被抬高了。如果您要给我推荐什么好货，顾问大夫先生，我倒要向您推荐一种当地的牌子。我看到橱窗里面摆放着几样挺诱人的烟草。没错，上次我们有幸能一览您的油画作品，所有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您当时给我们看了肖夏太太的肖像画，在皮肤上您处理得非常出色。我简直完全被您的油画技巧折服了，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不得不说，您的作品让我感到无比惊艳。不过至于那位太太，我私底下尚未与她结识，只是见过面而已。但是在她离开之前，我才认识了她。”

“您可别这么说！”顾问大夫说道，回答时的语气有些像上次当汉斯·卡斯托普第一次做完身体检查后，大夫说他有热度，而汉斯绝口否认时一样。

“没错。”年轻人继续说下去，“我与她结识了——您知道，在这个地方，想要跟人结识并不容易。不过肖夏太太和我在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交谈了几句，哎哟！”汉斯突然倒吸一口冷气叫了一句，针头插了进去。

“您可能刚好刺到某根重要的神经了，顾问大夫先生。”他说，“我跟您说，这可真痛得要命。谢谢，稍微按摩一下就好多了……没错，谈话之后

我跟肖夏太太距离就近了许多。”

“哦？是吗？”顾问大夫问道。他那副样子，似乎想听到对方赞美的话，因为从他的经验以及提问的方式来看，对方必定会说一些溢美之词。

“不过我担心自己法语太差劲。”汉斯·卡斯托普说时有些逃避，“过去也鲜少会用到它。不过在交谈的时候，想说出口的话实际都已经在脑子里了，所以双方差不多也能互相理解。”

“我相信您。”顾问大夫说，“怎么样？”他再次问道，甚至还加上了自己的手势，“挺不错的吧，哈？”

汉斯·卡斯托普站在那儿，把四肢展开，抬起脸来朝着天花板，一边按着衣服领子上的纽扣。

“无非是老一套。”他说，“在这样一个地方，两个人，或者说两个家族可以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上好几个月，但彼此间从未交谈一言。但是某一天他们却相识了，互相也有好感，这时候其中一方居然正要动身离开，我想这种事挺叫人遗憾的。这种情况下，人们至少也想通过信件一类的互相联络。但是肖夏太太……”

“啧啧，她不愿意，是吗？”顾问大夫大笑起来。

“没错，她压根不想这么做。她是否曾从住的地方给您写过信？”

“天晓得！”贝伦斯回答，“她想都没想过。首先，她很懒，其次——她该怎么写呢？我又不认识俄语，虽然必要的时候也能凑合扯上几句，但是去读呢，却一个字都不认识了。我想，您应该也不认识吧。那只小猫呢，法语或德语倒是能喵喵呜呜地说得挺流利，但是说到书写——可没那么容易呀。想想拼法吧！不，我可怜的年轻朋友，我们只能聊以自慰地说，无论早晚，她总归还要回来的。不同的人也不一样，只是过程的问题，或者说是性格问题罢了。有些人离开了，又回来，而有些人也离开了，但因为离开得太久，也便没什么必要再回来。比如说您的表哥吧，假若他现在就要动身，那么他再回来的时候，您还会待在这儿吗？”

“不过，顾问大夫先生，依您看，我还得待多久呢？”

“您啊？您是指您，还是您表哥呀？您表哥的话，下山后的时间将会

比在山上待的时间还短，这是我的意思，现在也给您说说。恕我愚见，现在我将这个意思给您说一下，如果您好心的话，还希望将这话转达给您的表哥。”

这些就是他们谈话的方向了，虽然都是汉斯·卡斯托普机灵地引出来的话题，不过内容无外乎多次重复他自己的担忧罢了。至于他还要在这儿待多久，才能看到先于她离开的人回来呢，这一点他尚未清楚。而至于那位离开的人儿呢，更是音信全无。不，假若他们就这样被时间和空间的神秘性隔开的话，他将得不到任何她的消息。她是不会写信的，他自己也压根没有机会给她写。但每当他想到此事时，便会问，不写信又会怎样呢？他们之间假若非要互相通信，岂不是有些市民气息，且有些迂腐吗？他们之间其实没什么必要通话，而且似乎也没什么好处吧？狂欢节的晚上，他不就跟她谈过话吗，或者倒不如说他恍若置身梦境一般的用外语与她交谈，而谈话的内容算不上那么文明？现在为何又要用信纸或是明信片给她写信，给她回报情况，就像平常给家人写信并回报自己的温度曲线一样呢？克拉芙迪亚因为疾病而变得放荡不羁，因此觉得没必要写信，她这么想倒也无可厚非。而谈话和写信自然是人道主义以及共和思想的首要考虑因素，这两者也适用于布鲁内托·拉蒂尼的行为^①。他曾写过一本有关善与恶的书，给佛罗伦萨人传授语言的艺术，教导他们如何按照政治法则治理他们的国家。

这时，汉斯·卡斯托普突然想起了洛多维科·塞塔布里尼，顿时脸色绯红，就像当初意大利人突然闯进他的房间，并一下子打开了电灯一样。在这个人身上，汉斯感到有感觉上说不清的并且解不开的一些谜。而从那位一心只对尘世间的东西感兴趣的道学先生身上，是找不到什么答案的。但是自狂欢夜的那晚狂欢，塞塔布里尼悻悻地从音乐室内退出去之后，由于汉斯这一方心怀他意，而对方觉得有损于自己道学先生的形象，因此两人之间便有些僵了起来。此后两人一直互相回避，并未交谈一言半语。

^① 布鲁内托·拉蒂尼曾犯过强奸罪。

在一个一心只想从理智和美德中寻求道德的人眼里，汉斯·卡斯托普应该不再是一个“生活中需要照料的孩子”了；塞塔布里尼先生放弃了他。而汉斯则硬着一颗心，每每两人相遇时，他总是皱着眉，撇撇嘴，而意大利人则瞪着那双又黑又大闪闪发亮的眼睛，无声地斥责他。然而正像我们所言，几周的僵持之后，当两人再次见面时，这种气氛终于缓和下来。即便他说的都是典故，话中的隐喻也只有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才能理解。两人遇见的时候刚好用晚餐，就在玻璃门那儿——那扇门如今再也不会砰砰作响。塞塔布里尼追上了这位年轻人，还想加快脚步走到他前面去。他说：“唔，工程师，石榴的味道^①怎样？”

汉斯·卡斯托普欣喜若狂地笑着，但是却一脸的疑惑不解。他回答道：“我不大理解，塞塔布里尼先生，咱们这儿有石榴吗？我不记得自己尝过。噢，没错，之前我尝过石榴汁和石榴汽水，太甜了。”

意大利人已经走到他前面去了，这时候回过头来说道：“上帝和我们这些凡人走访了地府，后来又找到了归途。但是那里的人都知道，谁要是尝了那儿的水果，就再也无法离开了。”

他继续向前走，身上穿着那件常穿的花格条纹裤，把汉斯·卡斯托普甩在后面，或许让对方独自品味他一口的隐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汉斯确实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对塞塔布里尼的公然挑衅，汉斯还是被激怒了，不禁喃喃自语道：“什么卡尔杜齐，拉蒂尼，人文主义者，意大利面，您走吧，让我自己静一会儿。”

但是对于冷战结束他还是感到喜出望外。因为对于那件纪念品，那件他捧在胸口令人惊惧的礼物，他还是想听听塞塔布里尼先生的意见，对他的想法极为重视。但一想到自己被对方抛下，这种感觉比当年在学校被众人嫌弃，奚落，不能在羞耻中得到快乐的感觉更叫人难受，就像阿尔宾先生那样。不过，他不敢开口跟那位人生导师搭话，直到几周之后，对方才又跟那个“令人忧心的孩子”接近。

① 详见《圣经》。